

---

---

# 據古文字論「氏」、「視」等字的上古聲母

張富海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

---

「氏」和「視」為中古禪母字，根據禪母的上古來源，其上古聲母既可能是舌根塞音  $g-$ ，又可能是舌尖塞音  $d-$ 。李方桂、鄭張尚芳等根據一些諧聲材料，將「氏」和「視」的上古聲母構擬為舌根塞音。但從古文字材料中更為豐富且時代明確的諧聲假借以及同源字的情況來看，「氏」和「視」的上古聲母應為舌尖塞音。

**關鍵詞：** 古文字 上古聲母 氏 視

中古章組聲母中的塞擦音章  $t\zeta-$ 、昌  $t\zeta^h-$ 、禪  $d\zeta-$  分別主要來源於上古三等韻前的舌尖塞音聲母  $t-$ 、 $t^h-$ 、 $d-$ ，但也有少量的舌根音來源，如：「支」、「枝」等字，中古聲母是章母  $t\zeta-$ ，但上古聲母卻不是  $t-$ ，因為多數从「支」聲的字如「技」、「歧」等的中古聲母是舌根音  $k-$  類。這類與舌根音發生關係的中古章組字的上古聲母，學者有不同的構擬。李方桂構擬為  $Kr-$ （後來被其他學者修正為  $Kl-$ ），如「枝」讀  $*krjig$ ；<sup>1</sup> 鄭張尚芳先生構擬為  $Klj-$  或  $Kj-$ ，如「支」讀  $*kje$ ；<sup>2</sup> 白一平 (William H. Baxter) — 沙加爾 (Laurent Sagart) 構擬為  $K-$ （前高元音  $i$ 、 $e$  前）或加冠音的  $t-K-$ ，如「支」讀  $*ke$ ，「出」讀  $*t-k^hut$ 。<sup>3</sup> 白一平 — 沙加爾的上古音構擬取消了所有的  $-j-$  介音，系統比較簡潔，值得採信。

氏，《廣韻》承紙切，中古聲母為禪母  $d\zeta-$ ；視，《廣韻》承矢切，又常利切（即上去兩讀），中古聲母亦為禪母  $d\zeta-$ 。從其中古聲母的上古來源看，「氏」和「視」的上古聲母既可能是  $d-$ ，也可能是  $g-$ 。是  $d-$  還是  $g-$ ，當然需要根據兩字的諧聲假借關係來判斷。

从「氏」得聲的「祇」、「蚺」、「軈」、「底」和「芪」都是中古羣母字（《廣韻》並巨支切），所以「氏」的上古聲母有可能是  $g-$ ；李方桂把「氏」的上古音構擬為  $*grjigx$ ，<sup>4</sup> 鄭張尚芳先生構擬為  $*gje?$ ，<sup>5</sup> 根據的就是這組諧聲。不過，問題並不單純，其他方面的證據與這組諧聲有明顯的矛盾。古文字研究者一般認為，「氏」字由「氏」字分化，<sup>6</sup> 此說十分可信，而毫無疑問「氏」字的上古聲母是  $t-$ ，這表明「氏」字的上古聲母是  $d-$  而非  $g-$ 。出土古文字資料中「氏」可以假借為「氏」，如上博簡〈容成氏〉簡 53 背「訟城氏」即篇名

- 1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頁 91。
- 2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年），頁 567。介音  $-j-$  是其腭化的條件，與李方桂之作為三等介音性質不同，有無  $-l-$  介音要看諧聲關係，而跟腭化與否無關。
- 3 William H. Baxter and Laurent Sagart,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376, 332.
- 4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頁 92。
- 5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頁 465。
- 6 李學勤：《新出青銅器研究》（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年），頁 56。

「容成氏」。又「氏」可假借為「氐」聲之「祗」：上博簡〈孔子詩論〉簡 16：「孔 = (孔子) 曰：虐 (吾) 呂 (以) 〈蒿 (葛) 韠 (覃)〉 導 (得) 氏初之嘗 (詩)，民嘗 (性) 古 (故) 狀 (然)，見丌 (其) 完 (美)，必谷 (欲) 反丌 (其) 本。」陳劍先生讀「氏」為「祗敬」之「祗」，「祗初」猶言「敬始」、「敬本」，<sup>7</sup>可從。又「氏」和「是」兩字在古文字中經常互通。例如：侯馬盟書之「麻夷非是」之「是」讀為「氏」；上博簡〈容成氏〉簡 1「〔尊〕膚 (盧) 是、荅 (赫) 疋 (胥) 是、喬結是、倉頡是、軒緩 (轅) 是、斲 (神) 戎 (農) 是、樟 | 是、墉遲是之又 (有) 天下也，皆不受丌 (其) 子而受畷 (賢)」，「是」皆讀為「氏」；上博簡〈仲弓〉簡 2「夫季是，河東之城 (盛) 豕 (家) 也」，「季是」即「季氏」。以上是「是」讀為「氏」的例子。「氏」讀為「是」的例子，如：中山王響鼎銘文「隹 (唯) 備 (傳) 毋 (姆) 氏 (是) 竺 (從)」、「氏 (是) 呂 (以) 寡 (寡) 人許之」、方壺銘文「氏 (是) 呂 (以) 遊夕 (豫) 飲 (飲) 飢 (食)」等句；清華簡〈命訓〉簡 10「凡氏 (是) 六者，正 (政) 之所訖 (始)」。楚簡中「氏」用作「是」十分常見。「氏」與「是」在古文字資料中如此頻繁互通，完全可以證明跟中古音一樣，兩字的上古音是相同的，而「是」的上古聲母肯定是 d-，那麼「氏」也應該是 d- 而非 g-。倘若「是」讀 \*deʔ，而「氏」讀 \*geʔ，聲母遠隔，無論如何也解釋不了兩字的通用關係。假如因為「氏」與「氐」、「是」的密切關係而反過來認為後者的上古聲幹也是舌根音，這麼做恐怕更不妥當。須知「氐」、「是」分別是脂部和支部中舌尖塞音聲母字的主要諧聲偏旁，如果它們不是舌尖塞音的話，將使脂部和支部極其缺乏舌尖塞音聲母字，而舌根音聲母的字卻過多，從而帶來類型學上的問題。






白一平—沙加爾把「氏」字的上古音構擬為 \*k.deʔ，<sup>8</sup> 聲母加了 k- 冠音，似缺乏足夠的證據。至於中古羣母的「祗」字，白一平—沙加爾構擬為 \*[k.d]e，<sup>9</sup> 後來聲幹 d- 被冠音 k- 同化，就變作中古的

7 陳劍：《戰國竹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3。

8 Baxter and Sagart: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360.

9 同上注，頁355。

羣母 g-；這樣構擬既能解釋諧聲，又能解釋中古音，是比較合理的（也可能「祇」這類字的上古聲母只是簡單的 d-，中古不規則地變作 g-，其中原因不明）。《說文》：「祇，地祇，提出萬物者也。」「提」是聲訓，用聲母為 d- 的「提」解釋「祇」，大概是「祇」的聲幹到東漢仍為 d- 的證據。若「祇」的上古聲母是 k.d-，則「氏」不應該也是 k.d-，擬為與「是」相同的 d- 即可。

「視」从「示」聲（《說文》大徐本無「聲」字），而同从「示」聲的「祁」字是中古羣母字（《廣韻》渠脂切），所以「視」的上古聲母有可能是 g-。根據這一諧聲，李方桂把「視」的上古音構擬為 \*grjidx（上聲）和 \*grjidh（去聲），<sup>10</sup> 鄭張尚芳先生構擬為 \*glilʔ 和 \*glils，<sup>11</sup> 白一平—沙加爾構擬為 \*gijʔ 和 \*gijʔ-s。<sup>12</sup> 但是從古文字所提供的證據來看，「視」的上古聲母是 d- 而非 g-。商代甲骨文「視」字作，<sup>13</sup> 是一個表意字，缺少語音信息。最早的形聲結構的「視」字見於西周早期的何尊銘文，字形作，是在表意字的基礎上加注音符「氏」而成的形聲字。此聲旁「氏」實際上相當於「氐」，《說文》「視」字的古文作「眡」（《說文》另有「覘」字，但讀若迷，與「視」字無關。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以為「覘」之訛）。侯馬盟書「視」字多數作从「氐」聲的，又作从「氏」聲的。<sup>14</sup> 上博簡〈緇衣〉簡 1-2：「子曰：又（有）國者章豸（好）章惡，目（以）眡（視 - 示）民厚，則民情不弋（忒）。」「眡」原形作，从目氐聲，構造同《說文》古文。古文字中从「氐」聲或「氏」聲的「視」字能充分證明「視」的上古聲母是舌尖塞音 d-，其上古音可構擬為 \*diʔ 和 \*dis。上博簡〈容成氏〉簡 44：「貝孟炭（炭）汙（其）下」，「貝」即目下立人形的表意字「視」，讀為「寘」。清華簡〈繫年〉簡 126「是（寘）武

10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頁 92。

11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頁 467。






12 William H. Baxter and Laurent Sagart, *Old Chinese Reconstruction* (version 1.1), September 20, 2014, accessed December 7, 2015, <http://ocbaxtersagart.lsa.umich.edu>.

13 李宗焜編著：《甲骨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頁 201-202；劉釗主編：《新甲骨文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 年），頁 517-518。

14 張頌、陶正剛、張守中：《侯馬盟書》（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 年），頁 354。

觴（陽）」，假借「是」為「寘」。「寘」和「是」的上古聲母都是舌尖塞音，這也是「視」的上古聲母不是舌根音 *g-* 的證據。

展示之「示」是「視」的派生詞，《廣韻》神至切，中古聲母為船母 *ʒ-*。「示」的上古聲母，白一平—沙加爾構擬作 *s-g-*，<sup>15</sup> 即「視」的聲母 *g-* 加 *s-* 前綴，*s-* 前綴表示使役。既然「視」的上古聲母是 *d-*，那麼「示」的上古聲母可以改作 *sd-*。《周禮》中「示」字可表示神祇之「祇」，這種用法在古文字中已見於清華簡〈皇門〉簡 5。「祇」的上古聲幹也是 *d-*（見上文），與「示」相同。

「祁」字在古書中表示祁姓之「祁」，又表示義為大的「祁」；另有疊音詞「祁祁」，見《詩經》，毛傳訓「眾多」、「舒遲」或「徐」。祁姓之「祁」，西周金文作，<sup>16</sup> 从女聲，是祁姓之「祁」的本字。<sup>17</sup> 其聲旁「」在古文字中一般讀為「祇」，上古聲母為舌尖塞音 *t-*，證明祁姓之「祁」的上古聲幹是 *d-*；參照「祇」字，可構擬其上古音為 *\*kdri*（「祁」為重紐三等字，所以有 *-r-* 介音）。石鼓文「 = 鳴口」，郭沫若認為「 =」即《詩》之「祁祁」，<sup>18</sup> 其說可信；然則「祁祁」之「祁」與祁姓之「祁」情況相同，亦讀 *\*kdri*。《爾雅·釋訓》：「祁祁、遲遲，徐也。」《詩·豳風·七月》「春日遲遲，采芣祁祁」，《釋文》：「祁，巨之反，一音上之反。」巨之反，相當於《廣韻》之渠脂切（《經典釋文》音系之韻與脂韻無別）；又音上之反（禪母），對應的上古音是 *\*di* 或 *\*kdi*。

《禮記·緇衣》：「〈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鄭注：「祁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釋文》：「祁，巨伊反。徐巨尸反。是也。《字林》上尸反。」訓「祁」為「是」。偽《古文尚書·君牙》：「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偽

15 Baxter and Sagart, *Old Chinese Reconstruction* (version 1.1).

16 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 811；陳斯鵬等編著：《新見金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 356。

17 郭沫若：〈釋嬭〉，《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五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頁 435–446。

18 同上注，頁 440。

孔傳：「冬大寒，亦天之常道，民猶怨嗟。」訓「祁」為「大」。「祁」確有大義。《詩·小雅·吉日》：「瞻彼中原，其祁孔有」，毛傳：「祁，大也。」（但鄭箋讀「祁」為「震」）《小爾雅·廣詁》：「祁，大也。」郭店簡〈緇衣〉簡 9-10：「〈君啻（牙）〉員（云）：〔夏〕日屈（暑）雨，少（小）民佳（唯）日悁（怨），晉各（冬）旨寨（寒），少（小）民亦佳（唯）日悁（怨）。」上博簡《緇衣》簡 6：「〈君啻（牙）〉員（云）：〔夏〕日屈（暑）雨，少（小）民佳（唯）日死（怨）。晉各（冬）耆寒，少（小）民亦佳（唯）日死（怨）。」又上博簡〈李頌〉簡 1：「孰各（冬）之旨寒，臬〈柴（葉）〉兀（其）方荅（落）可（兮）。」用「旨」或「耆」表示義為大的「祁」。「旨」及「旨」聲之字的上古聲母是舌根音（詳下），故義為大的「祁」的上古聲母是 g- 而非 d- 或 kd-，與祁姓之「祁」和「祁祁」之「祁」本來不同音。「祁」與「耆」中古同音，則義為大的「祁」和「耆」的上古音都是 \*gri。「耆」有強義。《左傳》昭公二十三年：「不懦不耆」，杜預注：「耆，強也。」清華簡〈封許之命〉簡 5：「女（汝）佳（唯）臧耆尔（爾）猷」，整理者讀「臧」為訓善的「臧」，訓「耆」為「致」。單育辰先生讀為「壯耆」，訓「耆」為「強」，<sup>19</sup>可從。訓大的「祁」和訓強的「耆」既然語音形式完全相同，語義亦相近，而且上博簡〈緇衣〉「祁寒」之「祁」就寫作「耆」，那麼兩者可能本是一個詞，「大」和「強」是其兩個義位。

旨，《廣韻》職雉切，中古聲母為章母 tɕ-，其上古聲母可能是 t-，也可能是 k-。由於从「旨」聲的字如「稽」、「耆」、「詣」等都是舌根音聲母，所以李方桂、鄭張尚芳、白一平—沙加爾都把「旨」及同為中古章組字的「脂」、「指」、「嗜」等字的上古聲母構擬為舌根音，這是沒有問題的。楚簡中「旨」或讀為「稽」，如上博簡〈緇衣〉簡 17：「古（故）言則慮兀（其）所舟（終），行則旨（稽）兀（其）所蔽。」（郭店簡〈緇衣〉簡 33 假借「脂」為「稽」）上博簡《彭

19 單育辰：〈《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釋文訂補〉，收入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頁 205。

祖》簡 8：「狗老彳（二）拜旨（稽）首曰……」郭店簡〈唐虞之道〉簡 11：「口瘁（乎）脂膚血劈（氣）之青（情）」，假借「脂」為「肌」；「脂」讀 \*ki，「肌」讀 \*kri（「肌」為重紐三等字），讀音極近，故可以通用。馬王堆帛書〈十六經·五正〉：「怒者血氣也，爭者外脂膚也。」亦假借「脂」為「肌」。<sup>20</sup>

郭店簡〈緇衣〉簡 41-42：「《寺（詩）》員（云）：「人之好我，旨我周行。」郭店簡整理者注：「旨，似讀作『指』。《爾雅·釋言》：『指，示也。』今本作『示』。」裘按：「『旨』『示』古音相近。」<sup>21</sup>上博簡〈緇衣〉簡 21「旨」作「脂」。學者一般都依照今本把「旨」、「脂」讀為「示」，我以前也是這樣認為的，但從上文的討論來看，「旨」和「示」的上古聲母並不相同，這樣通讀就不無可疑之處了。郭店簡整理者的意見應可從。《禮記·仲尼燕居》：「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中庸〉作：「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指」、「示」義同，沒有必要把「指」讀為「示」，實際上也沒人認為「指」是「示」的通假字。郭店簡〈緇衣〉簡 2-3：「子曰：又（有）郟（國）者章好章亞（惡），呂（以）貝（示）民厚，則民青（情）不紂（忒）。」表示「示」的字是「貝」，上博簡〈緇衣〉簡 1 則是「眡」，皆即古「視」字。「視」字本來就是展示之「示」的本字，用「貝」、「眡」來表示「示」，是很正常的用字。所以從用字的區別來看，「旨」和「脂」也不宜再讀為「示」。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簡 3：「彌（弼）寺（時）汧（其）又（有）肩，脂告舍（余）羸（顯）息（德）之行。」《詩·周頌·敬之》作：「佛時仔肩，示余顯德行」。學者皆讀「脂」為「示」。但《尚書·微子》「今爾無指告予」，有「指告」的說法，簡文之「脂告」顯然即「指告」。

上博簡〈卜書〉簡 8-9：「困（淵）公占之曰：若卜貞邦，三族句（鉤），旨而惕，三末唯（雖）敷（敗），亡（無）又（有）大咎，

20 裘錫圭主編，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肆）》（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155。

21 荊門市博物館編著：《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頁136。

又（有）吝於外。」整理者讀「旨」為「慄」，<sup>22</sup> 從語音上看也是有疑問的。程少軒先生說：「『三族』指的是卜兆裂紋起始處，即三條卜兆紋匯聚處，也就是鑽鑿孔槽附近的裂紋。……『三末』則是指三條卜兆裂紋的末端。」<sup>23</sup> 從上下文的語境來看，「旨而惕」應是對「三族」的進一步描述。簡 6：「𠄎（兆）唯記（起）句（鉤），母（毋）白母（毋）赤，母（毋）𠄎（卒）呂（以）易。」「易」是對兆象的描述，「惕」可能就是「易」，「旨」也是對兆象的描述。

22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 300-301。

23 程少軒：〈小議上博簡《卜書》的「三族」和「三末」〉，中國文字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文字》新三十九期（臺北：藝文印書館，2013年），頁 115-116。



## 引用書目

- William H. Baxter and Laurent Sagart,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 *Old Chinese Reconstruction* (version 1.1), September 20, 2014. Accessed December 7, 2015. <http://ocbaxtersagart.lsait.lsa.umich.edu>.
- 陳劍：《戰國竹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 陳斯鵬等編著：《新見金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
- 程少軒：〈小議上博簡《卜書》的「三族」和「三末」〉，《中國文字》新三十九期，臺北：藝文印書館，2013年，頁107-116。
- 郭沫若：〈釋嬭〉，《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五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頁435-446。
- 荊門市博物館編著：《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
- 李學勤：《新出青銅器研究》，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年。
- 李宗焜編著：《甲骨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劉釗主編：《新甲骨文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
-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 裘錫圭主編，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肆）》，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 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單育辰：〈《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釋文訂補〉，收入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頁204-210。
- 張頌、陶正剛、張守中：《侯馬盟書》，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
-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年。

## On the Old Chinese Initials of Characters *Shi* 氏, *Shi* 視 and others according to Ancient Chinese Scripts

ZHANG Fuhai

Centre for Study of Excavated Texts and Paleography,

Fudan University

The Middle Chinese initials of *shi* 氏 and *shi* 視 are Chan 禪, and this means the initials in Old Chinese may have either been a velar \*g- or a dental \*d-. Li Fang-kuei and Zheng-Zhang Shangfang reconstructed them as a velar initial based on some phonetic series. However, judging from more abundant phonetic series, loans, and paronyms in ancient scripts with secure dates, their Old Chinese initials should be a dental \*d-.

**Keywords:** Ancient Chinese scripts, Old Chinese initials, *shi* 氏, *shi* 視